

老子帛書校注

〔修訂本〕

徐志鈞 撰

鳳凰出版社



老子帛書校注



〔修訂本〕

徐志鈞 撰

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老子帛書校注：修訂本 / 徐志鈞撰。——修訂本
。——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3.12
ISBN 978-7-5506-1921-0

I. ①老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道家②《道德經》—注
釋 IV. ①B223.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3)第282455號

書名	老子帛書校注（修訂本）
撰者	徐志鈞
責任編輯	王劍
出版發行	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（原江蘇古籍出版社） 發行部電話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號，郵編：210009
出版社網址	http://www.fhcs.com
經銷	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排	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印刷	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，郵編：210038
開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張	18.875
字數	408千字
版次	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5506-1921-0
定價	76.00圓 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，電話：025-68037411)

每當我害怕，生命也許等不及
 我的筆蒐集完我蓬勃的思潮，
等不及高高一堆書，在文字裏，
 像豐富的穀倉，把熟穀子收好；
每當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見
 傳奇故事的巨大的雲霧徵象，
而且想，我或許活不到那一天，
 以偶然底神筆描出它的幻相；
每當我感覺，呵，瞬息的美人。
 我也許永遠不會再看到你，
不會再陶醉於無憂的愛情
 和它的魅力。——於是，在這廣大的
世界的岸沿，我獨自站定，沉思，
直到愛情、聲名，都沒入虛無裏。

[英] 濟慈《十四行詩》1818年1月

老子帛书校注



志鈞先生以者席：又奉惠書并見君遺反，感甚。
無以報德，勉強為大君對，暑暑以答雅
意。無錫尊游已收到，謝即取
新禧。

上海
丁巳四月



老子像

序

《老子帛書校注》為徐志鈞先生的精心力作。在我的研究室裏，很早以來就購買並收藏了此書。偶然的機會，和徐先生熟悉的學生呂詠鴻在大阪府立大學聽我的課，由此我十分榮幸地得以為再版的該書作序。

一九七三年，西漢文帝時期的墓葬馬王堆三號坑出土了《老子》，有甲、乙兩個本子。此前，河上公注本和三國魏王弼注本是較為有名的。

馬王堆出土本《老子》和通行本《老子》的顯著不同，在於它是從“德經”開始的。以前，都認為“道經”是上卷，“德經”是下卷。“道經”始於“道可道非常道”；而“德經”始於“上德不德”。“道”和“德”合稱“道德”，所以，《老子》被稱作《道德經》。然而如果認為始於“德經”的話，稱為“道德”這種說法本身就成為研究對象了。

《老子帛書校注》有馬王堆出土本《老子》的詳細校勘和注釋，這是該書的校注部分；還有闡述每篇大意的部分，被稱為義述。在校注中，作為《老子》始於“德經”的佐證，舉出了法家的《韓非子·解老》和《老子指歸》的例子。《解老》是

最早解釋《老子》的，而正是從“德經”開始的。也就是說，韓非子時代的《老子》一書和馬王堆的《老子》在德前道後上是很明白地相同了。《韓非子》有與黃老思想相結合而接近道家的東西。但法家和道家的差異，致使《解老》和《喻老》解釋的參考價值幾近於無了。《老子指歸》是漢代嚴遵所作，其書保存在正統道藏和津逮秘書等叢書中。可是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懷疑其是偽作，不予重視。而這個《老子指歸》也和馬王堆出土本《老子》一樣，是從“德經”開始的。

由於徐先生的校注，首次覺得注意到這點的學者還是很多的。《韓非子》自古以來就是很有名的書籍。《老子指歸》也為眾多學者所矚目。學者獨具慧眼的話，不必等到馬王堆《老子》的出土，也應該能夠指出漢代的《老子》是始於“德經”的。可是，如此簡單的問題誰都沒有注意到。根據出土資料，可意識到的東西很多。而實際上，以現有資料而言，能夠推測的地方還是很多的。

“不能自己讀不懂古書，就說是古人錯了。”（《老子·二十六》義述）這一點是閱讀古典經籍的重要思想準備。以《老子·三十一》的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”為例，徐先生的校注是：

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善者不多，多者不善。”王弼本、河上本作：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”俞樾平議認為：“此當作‘信者不美，美者不信’，與下文‘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’文法一律。河上公

於‘信者不美’注云，‘信者如其實，不美者樸且質也’，是可證古本正作‘信者不美’，無‘言’字也。”蔣錫昌云：“俞據原本，謂河無‘言’字，非是。”河上本老子文作“信言”，注文作“信言者，如其實也”。注文之“言”字衆本皆有，個別漏刻。今老子帛書乙本作“信言”，洵古本如此，不當疑者。俞說甚誤。（《老子·三十一》校注）

平議是清代大學者俞樾的《老子平議》。俞樾因書寫寒山寺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句的石碑而為日本人所知。俞樾的推論頗有意思。可是蔣錫昌的《老子校詁》寫了否定俞樾之說的解釋。徐先生以馬王堆出土本《老子》乙本為依據，證明了俞樾之說有誤而加以坐實。事實勝於雄辯。

我曾經在拙論《〈老子〉中“精”與“房中術”——關於廣成子·大成·容成》^[1]中，將馬王堆的房中術書《十問》中的“君必察天地之請”的“請”解釋為“精”。因為是房中術的書籍，解釋成“精”更容易明白。它的根據在《老子·六十五》乙本“其中有請呵，其請甚真”，也就是通行本《老子》二十一章的“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”，確認了“請”就是“精”這一點。然而，老子研究者高明在《帛書老子校注》^[2]中，說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的《老子》第二十一章“其中有精，其精

[1] 《〈老子〉中“精”與“房中術”——關於廣成子·大成·容成》（《國際道德經論壇文集 和諧世界 以道相通》，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7，932—936頁）

[2] 中華書局，1996，330頁。

甚真”的“精”本身有誤，本來應該是“情”。據此將帛書的“請”解釋成“情”。

徐先生的解釋與我相同，將其解釋成“精”。

請，朱駿聲通訓：“精，又為請。”王弼本作“精”。請、精通假。《字彙》：“凡物之純，至者皆曰精。”高延第《老子證義》云：“至道之狀，恍然精微，非耳目可接，而確有執守，為古今所同歸，不可離也。”《莊子·在宥》：“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。至道至極，昏昏默默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。必靜必清，無勞女形，無搖女精，乃可以長生。”這一段話與本篇之意十分相近。謂至道精微，執簡禦煩，以靜制動，正是本體的作用。《呂氏春秋·大樂》：“道也者，精也。不可為形，不可為名，強為之名，謂之太一。”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與上文“道之物”相呼應。（《老子·六十五》校注）

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都作“精”，如果實事求是地解釋《老子》全體的話，也應該是“精”。徐先生的解釋是有可靠精確的根據的，對於我來說成了非常寶貴的東西。

義述部分，可以說是從穩健詳瞻的校注，一變而展開為自由的議論。不僅縱橫地引用中國古典經籍，而且還引用了摩爾根《古代社會》和弗雷澤《金枝》等多部歐美著作，嘗試着在世界史中解釋《老子》。研究者為了研究而讀書，而一般讀者為了興趣和消遣，或者為了從中獲得教益而讀書。《老子》本身幾乎沒有具體事物的描述，當時人們所解釋的

宇宙原理，和營造社會生活的人們的種種思考，都由徐先生說明和論述了。由於一些深奧難懂的表述，解釋頗費篇幅。義述舉了各種例子，為幫助讀者理解頗費苦心。

欣聞再版中校注和義述將更加充實。定將比舊版更加為讀者閱讀提供更多的便利，帶來更大的驚喜。我強力推薦此書。

日本大阪府立大學人間社會學部教授

大形 徹

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九日於七八齋

(呂詠鴻譯)

引言

一九七三年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本《老子》，為現代的老子研究提供了最古文本。從眾多的《老子》校注本看，文本始終是校勘質量高下的關鍵^[1]。《老子帛書》的出土，提供了一種可能，即在時間上縮短了與古人的距離，可以直接閱讀秦漢時期的《老子》文本。這個讀與古人之讀，判然有別，因為是以現代認識和學識去讀，帶來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。它又與讀傳世的《老子》文本完全不同，一下子越過兩千多年的信息堆積，各種有意和無意的錯誤都被摒除。直面秦漢《老子》文本而得到的優勢是明顯的，從這一點講，在學術上起手即已超邁前人。《老子帛書校注》就是對《老子》秦漢文本的閱讀成果。

出土的《老子帛書》有兩種，用篆書鈔寫的一種年代較早，“邦”字不諱，為秦代鈔本，被稱為甲本。用隸書鈔寫的一種諱“邦”不諱“恒”，為漢初鈔本，被稱為乙本。由於絹

[1] 參見錢鍾書《管錐編》401頁至403頁。

帛埋在地下已有兩千餘年，甲本是卷在木棍上的，破損的程度較乙本更甚。乙本是摺疊埋葬的，邊緣有腐壞。這兩本都有文字缺失。兩本所缺失的文字不盡相同，保存下來的文字可以互補。甲本和乙本是古代兩個不同的傳本，也是距老子時代相當近的文本，所保留的信息是最為近古的。現在以《老子》乙本作為本書的校注底本。由於絹帛腐壞，已無法精確統計乙本字數，估計約有 649 字失去，其中可用甲本補上的約 384 字，其餘闕文則參酌傅奕本、王弼本補上。校注時，對尚保存的，占《老子》全書 95% 以上的帛書文字，不作任何改動。帛書文本本身就解決了校勘中的許多問題，越古老的文本，學術價值就越高，《老子帛書》正是這樣。

黑格爾說：“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存在的東西，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。就個人來說，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。哲學也是這樣，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。”^[1]從後人來看，“它的時代”是什麼呢？那就是歷史。凡人文科學，諸如哲學、文學、藝術等等的研究都離不開史學的幫助。正如法國奧古斯特·孔德所說：“任何思想離開它的歷史是不可能理解的。”^[2]所以對《老子》的釋讀必須從先秦史的研究出發，也包括原始社會史的研究成果，讓《老子》回到當時的語境。語言本身屬於歷史範疇，這是理解《老子》最重要的途徑。先秦文獻訓詁所

[1] 《法哲學原理》12 頁。

[2] 《實證哲學》。

取得的成果，是理解《老子》文句的保證。只有通過訓詁，纔會避免用今義解釋古語的弊病。錢大昕云：“有文字而後有訓詁，有訓詁而後有義理。訓詁者，義理之所由出，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。”^[1]本書探究的正是《老子》文句固有的含義和內在邏輯。這樣纔有可能把語詞的解釋落到實處，在哲學的層面上進行解讀，以期達到準確的理解。

解讀老子的思想，了解老子的生平是必要的。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：“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”老子之“老”，不同於先秦諸子。諸子稱某子，即以爲某姓，不復有他姓。而老子不同，既稱老子，又名李耳。《通鑒外紀》云：“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，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。”上古之姓爲族號，氏爲姓的分支，後世之姓即起源於氏。稱老子者，以族號冠之，猶言老族之智者，足見其古老。老子的出生地，《史記》裴駟集解稱：“《地理志》曰苦縣屬陳。”老子出生時陳國尚在，後陳滅於楚，成楚地。《史記》張守節正義云：“至天漢修史之時，楚節王純都彭城，相近。疑苦此時屬楚國，故太史公書之。《括地志》云：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。有老子宅及廟，廟中有九井尚存，在今亳州真源縣也。厲音賴。晉太康地記云：苦

[1] 《經籍纂詁·序》。

縣城東有瀨鄉祠，老子所生地也。”谷陽、真源都是唐代地名，指苦縣^[1]。《後漢書·志》八：“延熹八年初，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。”苦縣即今河南鹿邑，在縣城東五公里處，即是老子故里。那裏有始建於東漢延熹年間的太清宮，現存建築為清代所建。唐代所立的道德經碑，高大雄偉，保存完整，立於殿前。另外，縣城東北還有老君臺，圓形，磚砌，高十三米，上建正殿三間，壁間石刻為“猶龍遺迹”、“道德真源”。另有配殿各一，掩映於十餘棵古柏之中。臺下湖水瀟瀟，翠柏簇擁，不遠處有山門。這就是今天在老子故里所能見到的古迹。

老子曾任周王室的守藏室史，是專門管理周王室檔冊書籍的史官。老子不但閱讀了後世人無法讀到的豐富典籍，也熟記周王室的歷史文獻。作為史官，他精通周王室的各種典禮^[2]。他的思想與這些密切相關。

孔子曾到洛邑師事老子，在那裏觀看了周室典藏的文書檔案，當面向老子請教了禮制方面的問題。老子也多次為他講解古禮。孔子在洛邑的那段時間裏，還與老子一起

[1] 《元和郡縣圖志·河南道三》：“真源縣，本楚之苦縣，春秋時屬陳，後為楚所併。漢屬淮陽國。後漢苦縣屬陳國，晉屬梁郡，成帝更名谷陽。高齊省入武平縣。隋開皇六年，復置谷陽縣，理苦城，屬亳州。乾封元年，高宗幸諫，以玄元皇帝（即老子）生於此縣，遂改為真源縣。”皇甫謐《高士傳》：“老子，陳人。”

[2] 李玄伯《中國古代社會新研》62頁：“閔二年，衛史華龍滑與禮孔說：‘我太史也，實掌其祭。’尤足證史的最古職務。《史記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。柱即主，主下史乃在火旁掌紀錄的太史。”

幫人辦過喪事。這些活動不但使孔子受到極大的教益，還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思想。《禮記·曾子問》詳細記錄了孔子問禮的內容，保留下來的有四次孔子對當時學禮的回憶。然而老子對孔子在政教禮樂上的態度並不贊成。對古禮的堅持並不等於奔走呼號，干君遊說。在社會大變動的時候，受到衝擊的不僅是某些禮制，整個社會的變化並不因死守某一信念而能挽狂瀾於既倒。相反，作為思想者，必須保持內心的寧靜，只有通過艱苦的思考，纔能洞見真相，纔能懂得過去和未來。他對年輕孔子的熱情潑了一盆冷水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，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^[1]作為一位智者，注重的是內心，從這幾句話可以充分看出來。當孔子向老子告別時，老子又對他說：“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貴，竊仁人之號，送子以言，曰：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人者也。博辨廣大危其身者，發人之惡者也。為人子者毋以有己，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”^[2]從老子的話中可看到，他官位不高，財產不多，但由於他的智慧，已被社會認可為“仁人”。從這裏可以看到“仁”早已是品德的概念了。孔子對“仁”的闡揚鼓吹，與老子的影響不無關係。老子對古禮的豐富學識和深愛執着，在形式上表現為對今

[1] 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。

[2] 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。

禮的否定。老子之對禮的言論應作如是觀。朱熹云：“他（老子）曉得禮之曲折，只是他說這箇無緊要底物事，不將爲事。他曾爲柱下史，故禮自是理會得，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。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，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，所以如此說。”^[1]老子的雙腳是邁向原野的。孔子却總是面對着朝廷。《莊子·天運》：“孔子謂老聃曰：丘治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六經，自以爲久矣，孰知其故矣。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，一君無所鉤用。甚矣夫，人之難說也，道之難明邪。老子曰：幸矣，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。夫六經，先王之陳迹也，豈其所以迹哉？今子之所言，猶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出，而迹豈履哉？”^[2]哲學必然超越時空之中的經驗。這令人想起海涅所轉述萊辛的話：“路德，你！——偉大的被人誤解的人。沒有人比那些頑固派對你誤解得更甚了。這些人手裏拿了你的拖鞋，一面叫嚷着你所開拓的道路，一面却漫不經心地在那裏躑躅不前——你曾把我們從傳統的重軛下解放出來，還有誰會把我們從聖經語句不堪容忍的重軛下解救出來呢？還有誰會終於給我們帶來一個像你現在要宣講的，像基督本身要宣講的基督教呢？”^[3]孔子所遇到的困惑，是與之相同的。“誦先王之書，不若聞其言。聞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。得

[1] 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二十五。

[2] 馬宗霍《中國經學史》1頁：“六經先王之陳迹，此爲莊生所述老子之言。陳迹者，史實也。後儒六經皆史之說，蓋從是出。”

[3] 《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》95頁。